

## 日本传统民间绘画浮世绘的艺术特质

欧阳秋子

在浮世绘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数十个大流派,涌现出许多著名画家。画家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形象,鲜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爱憎、乐趣、苦恼与愿望。画面大都以明快的色彩、流畅简洁的线条来进行表现。其生活气息浓郁,民族风格鲜明,被喻为江户时代日本民风民俗和人情世态的百科全书。它极其自然地保留着传统的“日本方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质,其艺术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装饰性

浮世绘主要的艺术特质之一就是洗炼、单纯、明丽的色彩搭配与简洁、传神、流利的线条运用。与真实再现客观对象的西方绘画不同,浮世绘是以现实对象为基础,不局限于对自然的客观真实性描绘,而是依照内容的需要,按照美的法则,强调造型中的某些因素,有所省略,有所变化,率直地表达从自然中感受到的主观印象,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夸张、变形、定型化、规律化以及鲜明的节奏感等是浮世绘形式表达的基本特点,这种装饰性特质在线条、色彩、构图的运用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

浮世绘的用线通常是将复杂的自然现象作程式化、图案化的概括与提炼,造成疏密错落的秩序感。线条是浮世绘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从浮世绘自由自在、变化丰富、简洁传神的线条感受其美感。其所用线条本身就具有装饰性。

浮世绘的用色一般采用平面平涂的手法。鲜艳浓重的纯原色或接近原色以及对比色的使用,使画面单纯明快、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色彩明快确实是浮世绘共有的特色,浮世绘名品中常见的那种深蓝色的运用更加凸显了其色彩明快的特色。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歌川国芳等画家的作品中大量使用蓝色,常用于表现天空、水、衣饰等各方面,这种蓝色安静、庄重,与黄、白、红等浮世绘常用的颜色形成很强的对比,具有装饰趣味。比如葛饰北斋的代表作《神奈川冲浪里》画面色彩统一在蓝色的调子之中,海浪的蓝色与黄色的船只及近似于土黄色的天空和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带来强烈的装饰视觉效果。

浮世绘的构图无拘无束构成了极强的装饰性。

浮世绘运用前缩透视法、散点透视法及重叠透视法,使画面呈现不具“景深”的绘画性,但具有观念性、暗示性的空间。构图特点其一:往往不从广阔的视野把握对象,只是对自然界的某一特定题材,或截取某一局部进行描绘,形成了局部成为画面主体的大胆而新颖的切割式构图方式。这种构图特殊而简洁,没有远处而只有近处的景物,犹如摄像机中的特写镜头。构图特点其二:不遵循程式,布局随意而自由,以不规则形状为美,不完整的形象,使人的联想延伸至画外,造就了强烈的视觉张力。构图特点其三:重叠人物之间的形象,即前面的形象好像无意间将后面的形象遮盖了。这种日本式的透视往往还会造成人物间的戏剧性关系,使人顿觉耳目一新。

### 2. 世俗性

江户时代是日本社会实现统一与稳定、商品经济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浮世绘就诞生并流行于此时期的民众之中,是体现当时东方艺术世界世俗性、大众化审美情趣的代表。可以说直到浮世绘,日本绘画才脱离之前的佛教绘画、大和绘、水墨画以及狩野派绘画服务于僧侣、武士和皇室贵族的特点,真正由上层社会走入民间。

浮世绘作为描绘江户时代市井生活的艺术文本,其题材包罗万象,多取自民众的世俗生活与日常景象。特别突出的是它的世俗性艺术特质与性是不可分割的。浮世绘艺术创作常表现的内容即取材于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画。日本美术界曾经指出:“不看浮世绘的春画,浮世绘便无从谈起。”此话道出了春画在浮世绘中的地位。据专家统计,浮世绘中有超过半数以上为春画。著名的浮世绘画家大都创作过春画。被称为浮世绘美人画代表画家的喜多川歌麿,擅长以准确的线条和单纯的色块描绘女性的官能美,刻画女性的心理活动。其画表现出对妓女和歌舞伎的同情。较为著名的作品有《高名美人六花撰》、《青楼十二刻》等,特别是《妇人十态——妖娆之姿》驰名一时。其创作能让人感觉到人体有弹性的肌肤、流动的血液,甚至能听到心跳。与喜多川歌麿同时代并且齐名的葛饰北斋,也留下了大量春画,著名的作品有《手段之玉门》、《春色内卧

间》、《和合神》等。此外,如胜川春潮的《十二好花乃姿》、鸟居清长的《色道十二番》、《风流袖之卷》、西川佑信的《春宵秘戏图》,以及铃木春信、富冈永洗、北属重政、五渡亭国贞、初代丰国等人的许多春画,都是浮世绘中的代表性作品。

浮世绘中春画之所以盛行,其一是受到日本古典文学理念的影响。日本的《古事记》中所记载的日本的创世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便是在互相的交合中,产生了天地万物。日本人将这一融合了爱与性的创世事件,称为“神婚”。除了《古事记》,平安时代的《伊势物语》、《源氏物语》,到中世纪武家时代的谣曲、狂言,再到近世的井原西鹤的“好色”系列小说,都以爱与性为主题,将性神圣化。对日本人来说,性绝不仅仅是床帏之事,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基于此原因,浮世绘创作正是沿着这一文脉。其二是由于江户时代,政府对西方宗教的传播全面禁止,使得享乐的风气,不受约束地恣意蔓延。当时在江户出现了妓院、戏院、酒馆等供市民玩乐的地方。凡是到这种地方来享乐的,或多或少都有享乐主义心理。日本人自称浮世绘就是享乐性的绘画。江户人爱看的艺伎、歌舞伎的名伶演员、妓院的美人就名正言顺成为了画面的主题,反映了江户市民苦于人生易逝、世事无定、及时行乐的思想。

在创作浮世绘春画时画家们相当重视性生活中男女面部表情的刻画,在很大程度上这类作品对性行为学方面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另一个特征则是喜欢对性器官的形态和尺度进行夸张,尽情宣泄,往往与实际情形有很大距离,不是特别注意事物的比例和真实性,而是强调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采用庸俗、外露、性感的独特风格,表现强烈的内心感受。此艺术表现,其实也可以看作日本人对性的态度——真实大胆,却内心真诚细腻。归根结底也是审美观的某种反映。

### 3. 感伤性

受佛教思想,尤其禅宗思想的影响,日本人非常欣赏凋零美、萧疏美、枯淡美、凄清美、寂寞美,将以悲为美的情致推向难以企及的高度。浮世绘也不例外表现出了极具日本化的艺术特质——感伤性。感伤是一种由外物引发人的内心感动,产生优美、深沉、哀愁的情感体验,是由自然和人生百态触发、引生的一种低沉悲愁的情绪。这种感动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人事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具有生命意义的自然物,并由此延伸出对人生世相的反应,包含着对现实本质和趋势的认

识,以从更高层次体味事物的“伤”的情感。

“感伤”的美学精神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文化观与人生观。浮世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潜在的美学精神。周作人曾就东京留学生涯写了一段怀念文字:“……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再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正如周作人所感,浮世绘的色彩无论怎样浓烈,形式如何优美,画中的世界怎样香艳,其中始终存在着一抹暗影,一种无论怎样狂欢也掩饰不了的哀愁。

在被称为“乡愁”画家的歌川广重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日本化的审美情趣——感伤。他的风景画通过月夜、清晨、雪空、晚霞等四季和朝夕变化,抓住了自然的各种表情,用诗化的意境唤起人们浓郁的感伤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多数是通过特殊的色彩和特殊的风物描写达到的。广重并没有刻意营造某种传统水墨山水画中的理想境界,而是通过日本各地的不同风光在四季转变中的自然变化的描写,来提炼和表达一种“乡愁”的情绪。在他的《东都名所》和《江户近郊八景》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另外在《东海道五十三次》中,他着重强调了在自然风景中玩赏的心理感受,注重表现自然现象、风雨雾雪等,带有浓重的抒情味道和文人情趣,立意于画面之外,通过季节感的强调表现出一种伤感,使一种乡愁情绪跃然纸上。日本民族对人生细微的感情有深刻的体察,对生命的本质有格外深刻的自觉,认为衰亡乃生命的本质。这直接影响了日本人的生命观,使得浮世绘也时刻把握这一特质。

总之,浮世绘自由自在的线条、平面平涂的色彩、无拘无束的构图构成了极强的装饰性特质;江户市民及时行乐的思想促成了浮世绘世界的世俗性特质;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这种对美的特殊感受和趣味显示了日本式的感伤性特质。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特质使许多大家对日本艺术倍加崇拜,以致在西欧产生日本主义热潮,它不仅推动着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的绘画运动,而且对西方向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单位 长沙学院艺术系)